

1013

太倉文史資料輯存

朱旭瞻題



太仓文史资料辑存(第五辑)

目 录

狄君武先生生活琐事·····	闻 集 (1)
我两次见过狄君武先生·····	张 耀 (7)
朱恺侔先生二三事·····	杨公怀 (9)
朱恺侔与沪太公路·····	陆槐清 (14)
著名电影艺术家朱石麟·····	陆希言 (22)
俞棣云与我国的电报事业·····	苍 石 (29)
深深悼念遵望战友·····	顾江山 (31)
忆父亲王健行·····	王锦屏 (35)
忆熊福元同志·····	陈小霞 (38)
明德学校简史·····	学 文 (42)
太师附小校史拾零·····	陆肇坤 (45)
城厢中心小学校史略·····	陈继武 (50)
三起三落的“囡囡剧社”·····	过春寒 (53)
浮桥渔网业今昔·····	陆树芬、王兆熊 (56)
抗战前后的太仓信用合作社·····	顾文彦 (59)
太仓第一家书店——文明书室·····	范云鹏 (63)
陆金记菜馆·····	孔棣华、陆希言 (66)
叶复隆酒厂创业记·····	姚 坤 (69)
一家华侨经营的商店——大来商店·····	时秉铸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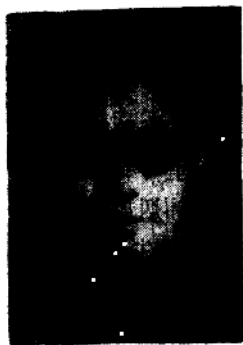
太仓县消灭血吸虫病概述·····	圣 其、春 日 (75)
私立太仓医院梗概 ·····	<u>时秉铸</u> (80)
旧时城厢民间的消防组织——水龙阁·····	金婉贞 (83)

名园追记

学山园废址·····	陆淡如 (86)
平阳趣园记迹·····	汪曾陶 (87)
半园眷怀·····	陈小霞 (88)
忆汪园漏窗诗·····	张元善 (89)

狄君武先生生活琐事

闻 集



狄膺（1895—1964）名福鼎，字君武，太仓璜泾人。北京大学毕业，留学法国中法大学，注册于里昂大学研究院。原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监察委员。早年参加“南社”，与柳亚子先生过从甚密，书法诗文，天趣纯真，别具一格。“五四”爱国运动中，积极参与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等斗争，曾被捕羁押。他清廉自守，克己为人，爱真而不亏情。兹记其生活琐事五则。

（一）

狄膺家境清贫，在向青年学生作演讲时，曾多次谈到他穷读书的事。他说：“余之升学读书，皆由自身奋斗而得，在学时须以工作换学费，读书毕，必须任事若干时，以薪水所得，清偿读书费用及家庭债务，辛苦倍于常人。”他五岁开始从母认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父亲狄云士创办的璜泾两等小学就读。1908年以成绩第一名考入太镇高等小学堂，同年冬改入上海苏松太道立龙门师范学堂，民国三年

(1914年)毕业(中经辛亥革命, 龙门师范改为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之后, 任昆山县第二高等小学校教员一年半。1916年又以国学特优, 考入北京大学文科, 1919年毕业(其间经过“五四”爱国运动, 曾被拘陷入狱)。入冬回上海, 任母校(第二师范)舍监兼教员一年半。1921年留学法国, 以勤工俭学入法国中法大学, 注册于里昂大学研究院, 选听文科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法科行政法、政治经济学等科。每利用假期考察市政, 去巴黎、柏林、布鲁塞尔、力日、里昂、史太师堡等市政厅各科局所实习、劳动, 以工补学。1925年冬归国。他读书举债, 工作还债, 交替进行, 以最艰苦的生活, 克服了重重困难。他对一些资助他入学读书的亲朋好友, 总是念念不忘。在他的笔记里写有: “余为穷读书的学生, 同里戴国镠贡三, 族侄后大炜炳如, 昆山周品人先生品, 川沙黄先生炎培, 桐乡陆费遑先生伯鸿, 或筹资或诚意帮助, 期余学成, 爱护周至。”说得多么真切、真挚。

(二)

狄膺从小爱好书法, 十岁开始临写《多宝塔》、《道教碑》。1908年考入龙门师范后, 在葛益甫、吴公之、吴景璩、赵仲英等老师的指引下, 更潜心书艺。但苦于洛阳纸贵, 只得每天清晨在校园乌龟塘边的石台上, 蘸水习字, 一天贾校长经过塘边见之, 掀须而笑, 点头称好, 使他很受鼓舞, 学书更加勤奋, 及至毕业, 书法已初见功力, 时有踵门求他写字的了。进北京大学之后, 又得沈尹默、刘三、陈师曾、汤定之等名书法家的指点, 书艺益进。后曾改习工楷, 写草书及虞世南、褚遂良行书。工作后, 又习魏、隋、唐诸

碑帖，均有精进。有一次他与宋丹香两人仿制了一块《瑶光寺尼慈云墓志》，几可乱真，传为佳话。

狄膺的书法，在四十余岁时最见功力，往往在晚上吃饱酒饭，攘臂写对联及屏条，最是他得意时。他所写对联的联语，大多是自撰的，常盖用常熟李猷所刻的“狄膺行在”和“君武”两方印章。1955年左眼盲视之后，就很少给人写字了，偶有求者，难免有行斜字拙之病。

狄膺性格恬淡，有名士风度，公余之暇，寄情山水，在南京、重庆时，喜郊游，游必求人与俱。爱访问耆旧，谈论文艺，观赏书籍字画。著有诗稿两卷和收藏的碑帖拓片近千余种，可惜大多在南京沦陷时散失了。

（三）

狄膺出身寒士家庭，祖及父都是教书的，清寒立业的家风，耳濡目染，自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常以任职教师工作自诩。他读书先习教育，次习哲学、政治、法律。在龙门师范毕业后，择业小学教员；北京大学毕业后，任职师范学校教员；留法归国后，亦受聘于金陵大学（后因其弟在广州而未就职），即使在他1926年从政以后，在战时重庆，还兼任过黄炎培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教职。他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教师工作，何等真切。

狄膺还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每次返乡，总要访问地方父老，了解家乡教育情况；到中小学校讲学。抗战前，他为了奖掖清寒子弟升学困难，和弟弟狄昼三捐资四千元（存入江苏农民银行），设置“宾初奖学金”（以纪念已故父亲宾初命名），历年累计得到补助的学生有数十人之多。1947年，他鉴于璜泾远离县城，小学毕业学生升学困

难，与地方人士商议集资创办璜水中学（即今璜泾中学的前身），并将自己邻近学校的一所住宅，无偿让给学校使用。担任了学校的名誉校长，年年为学校筹募经费。1949年去台湾以后，仍念念不忘家乡的教育事业，有人曾见到他记的一页“分金帐”，将历年撙节所得黄金若干两，分别注明给“寅初奖学基金”、璜水中学、璜泾小学等的具体数字，其热爱家乡教育事业的真情，可见一斑。

（四）

狄膺从1926年开始从政，至1964年病故于台湾，在国民党政坛生涯近四十年，官衔不少，有立法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监察委员等等，算是个“备位中枢”的“党国要人”。但从他的实职来看，始终是做的秘书工作，而且多半还是副职。先后是：1926年在广州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直至在战时重庆因吴铁城的排挤而去职，历时十二年；1938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三处处长；1942年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副秘书长，又以候补监察委员之故，兼任中监委秘书长。去台湾以后，名义上虽还保留着他原来官衔，但早已是有职无权，只被尊之为资深幕僚，当作政治场合中的“商彝周鼎”而已。尝自嘲是一生毛锥子录音，“光干秘书”。

最使人可叹的是：堂堂一员国民党立法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在撤离重庆赴广州时，竟至向中央秘书处要路费而不得；在白市驿候机飞台湾而得不到通知。“光干秘书”的处境是可想而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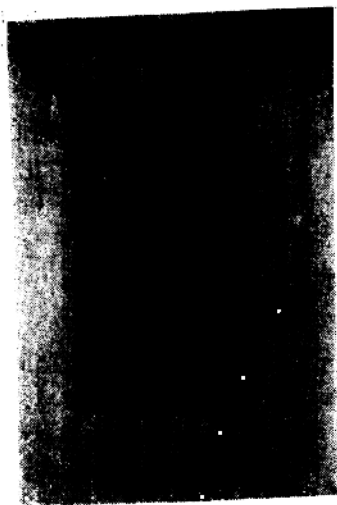
（五）

狄膺生活俭朴，居官清廉自守，经常往来的不是达官贵

人，而多“南社”文友。居处辟一小屋，喜独自饮茶读书，客来则谈论文艺，兴至则作诗写字，天趣盎然。平时布衣小帽，素食淡餐，有时也爱去小馆子坐坐，但绝无官气，服务员也常以狄先生称之。在重庆时，山城路陡，机关配他一辆小汽车，但他宁愿走路，不坐车子。他最爱梅花，花开时节，常与二三知己，遍访名园，寻梅得乐。尝谓：“梅占百花之先，不为风雪所阻，色则淡雅，香独清远，真花中神品。”每每寄情兴怀，以花品比人品，对当时那些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风，视为耻辱。

抗战胜利后，曾只身一人，回家乡探亲，事被当时太仓县长得知，乃特派警察为他守门护卫。狄膺十分反感，坚持要不得，竟至苦苦哀求，说是：“这样做，非要我狄某断六亲不可！”

狄膺去台湾，没有带亲人。离重庆时，所有衣物、书籍字画，都未带出。自谓：“余深明能带至台湾者，将来亦付乌有，……”在他给友人的题为《羁旅》诗中，有：“离家知几日，梦寐苦为情，气候不相若，悠悠万里行。……”等句，说出了他内心的苦闷。到了台湾以后，更见心情惆怅。他在《不宜忘记，不可不记》的小册子里写道：“余于工作无兴趣，几若坐待老去，头绪纷烦，不知从何说起，从何下手。”又云：“余解闷却老之方，乃在觅友寻伴，友求近者，伴我合者。真正跟随成分内工作，亦是消磨时间之一法。……”后来他索性寄情于“北大同学会”、“台北粥会”、“苏松太同乡会”等联谊活动，以自寻快乐。



狄君武先生去台湾后，于1864年3月15日逝世，葬于台湾新竹县青草湖畔。图为狄君武先生的墓地和墓碑。



我两次见过狄君武先生

张 耀

解放前，我曾经两次见过狄君武先生。第一次是在1947年暑假里。那时候我刚读完太仓县简师，我们全班同学和教师一起去南京参观实习。我在南京的朋友翁平把这个情况随便告诉了狄先生。那知他颇为关心，当晚便邀请我们的带队教师、翁平和我到他寓所作客。他见到我们后，很客气地让坐问好，十分亲热。我记得他当时穿的是土布衣服，脚上套着草拖鞋，室内陈设也很简陋。大家无拘束地谈谈讲讲，并共同商定了第二天的参观活动。

翌日清早，我们全体同学到他家集中。在一个小小的庭院中，他向师生们作了简短的讲话，大意是说：教书工作是清苦的，也是清高的有意义的，因为人才是教师培养出来的。我将来告老回去后，也准备在家乡当个教师。接着他带我们到餐馆中吃了早点，据说这一顿招待费，几乎花去了他半个月的薪给呢。随后，他又领我们到明故宫等处参观。他还和同学们讲了“明太祖朱元璋叫孙权看大门”的故事（孙权墓在明孝陵前边）。归途中，狄先生还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可惜我保存的这张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掉了。

其后，在狄先生的建议和联系下，我们又去参观了太仓人在南京办的一个大企业——江南汽车公司，受到了吴琢之（浏河人）总经理的热情接待。

这次和狄先生的意外相逢，解决了我们人地生疏的困难，参观实习完成得相当好。

第二次相见，大约是在1948年的春天，狄先生从上海回归家乡璜泾，途中经过时思，到时思小学稍事停留。这时候我已经分配在时小担任教师。他很风趣地对我说，去年在南京看到你时，你还是学生，现在你已经做了教师了。他又说，一个人对自己小时候的教师记得最牢，我现在还很想念少年时期的教师朱文熊（叔子）先生等。随后，校长和教师们陪他到校内随便走走，一进礼堂（原是三官堂庙宇的大殿）看见三尊大佛，他指着佛像嘲讽道：“这大概是三官老爷吧！”这时有人插话说：乡下人还是讲迷信，拜菩萨。狄先生有点感慨地说：“我年轻时也参加打老爷，可是没有用，不普及教育，迷信是破除不掉的。”后来，我们又同到“厓公祠”，狄先生一看见陆秀夫的塑像，他的神情顿时严肃起来，马上放下手杖，摘下礼帽，恭恭敬敬向塑像鞠躬致敬，并对大家说：“陆秀夫是个大忠臣，他还是皇帝的老师呢。”

以上和狄先生的两次会见，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虽然时隔四十余年，但至今记忆犹新，因把当时情况追记如上。

朱恺俦先生二三事

杨 公 怀



朱增元，字恺俦（1882—？年），太仓浏河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秀才，上海中日医学院毕业。民国元年（1912年）被选为江苏省会议员，1947年当选为“国大代表”。兹记其二三事：

兴 办 学 校

朱恺俦对地方教育事业非常关心，也有所贡献。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和洪伯言、徐荫阶等同乡，提倡新学，把原有的“浏湄文社”改为两等小学，即后来的太仓县第三高等小学校。民国成立后，他又在吴淞与朱星六、李仲言等创办“吴淞小学”，在江湾与董警人等创办“爱国女校”分校，还在两校任课。接着，在上海市区又协助叔母陈婉衍女士创办“宗孟女校”。民国三年，他又帮助同乡吴仲裔创办的浏河女子初等小等（即明德小学的前身）募集基金。

朱恺俦在上海中日医学院求学期间，认识了不少爱国青年，后来又和蔡元培先生相识，并参加了蔡先生创办的“爱国学社”，视野和思想日渐开阔，后受蔡先生嘱托，曾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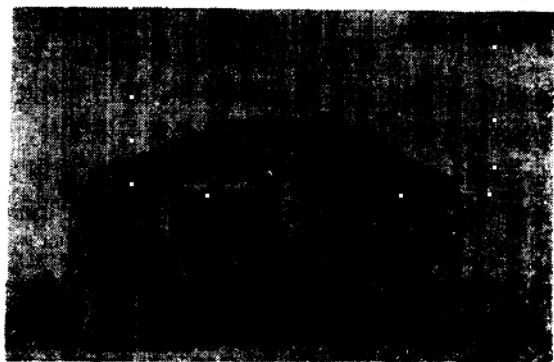
将一位被清廷通缉的革命党人陈某藏匿在浏河家中，长达一年余，待风声稍弛，又资助他进苏州高等师范学校求学（辛亥革命后，陈在北京政府任顾问）。

民国二年，朱恺传还受聘去北京师范大学任校医，兼授生理卫生学，为教育事业尽心竭力。

建设公路

朱恺传一生中，花力最大，历时最长，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巨的事业，要算“沪太公路”的开辟和“锡沪公路”的筹划、经营。

民国十年（1921年），他和项惠卿、洪伯言、张纶卿等旅沪同乡，共同集议，为沟通家乡浏河和上海之间的交通，繁荣市场，发展经济，决心排除万难，筹集资金，开辟“沪太公路”，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胜利告成。这是江苏省自费建成的第一条公路。沪太长途汽车公司成立后，董事会任命朱恺传为总经理。公司在一无经营管理经验，二无专业技术人



沪太公司浏河汽车站

员的情况下，自力更生，不断摸索，终于克服了路基的不

平、车辆的维修和司机的培养等种种困难，逐步走上兴旺发展的道路。“一·二八”淞沪战役中，公司组织所有车辆，在一夜之间，把军队运到上海前线，给日本侵略军以迎头痛击。战争结束后，曾得到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的公开表扬和捐赠了车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江苏公路局开辟了连结上海、嘉定、太仓、常熟、无锡五个城市的“锡沪公路”。锡沪长途汽车公司董事会鉴于朱恺传经营管理“沪太公司”富有经验，聘任为“锡沪公司”经理（总经理王晓籁），在他筹划经营下，公司业务蒸蒸日上。

1937年抗战爆发，朱恺传被推选为“上海市抗日后援会”交通组组长，“锡沪”、“沪太”两公司车辆，在朱的调派下，都积极投入了军运工作，全体职工都为支援前线作出了贡献。

迨战线西移后，朱恺传在重庆任西南公路局渝筑（重庆到贵阳）总段长兼办事处主任。同时兼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公路总局车辆管制室主任，为大后方的公路交通运输工作克尽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朱恺传奉委接收上海市敌伪的公用汽车，担任了公用局专员，后又奉派为军委会公路总局上海办事处专员和交通部第一运输处处长等职。及至“沪太公司”复业，他毅然辞去以上一切公职，仍回沪太任总经理。

修筑海塘

太仓东临长江，有长达41公里的海塘。浏河是海潮冲击最厉害的地段，稍一懈怠，时有成灾之虞。1928年，朱恺传任浏新乡行政局局长时，奉太仓县长程劲之命，根据是年秋

汛有大潮的预测，要求浏河、浏新等沿江各乡行政局长，认真修筑海塘，以保安全。朱恺传奉命后，立即发动民工，昼夜抢修，于汛前完成任务，确保了沿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秋后，县政府论功行赏，朱恺传受到表彰，获得县长程



劲题为“海隅砥柱”横匾一幅。（见上图）

抗战胜利后，朱恺传担任县临参议长时，曾多次亲临江堤视察，对危险地段，及时向政府提请拨款修筑，并吁请地方人士，慷慨解囊，共襄义举，使海塘工程得以日臻牢固，免生灾祸。

创 立 医 院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2月，太仓县长张礼纲邀集朱恺传等地方耆绅，发动筹建太仓公医院。董事会成立后，推举朱恺传为董事长，着手筹集经费、修建院舍（选定公园弄蒋氏逸园为院址）以及购置医疗器械等等。在朱恺传的悉心规划下，经过各方努力，进展顺利。共募集到医院基金一亿六千四百余万元（旧法币，以下同），开办费五千零五十余万元，并在朱恺传的奔走呼吁下，向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申请调拨到价值巨万的医疗器械。董事会延聘王颂平医师任公医

院院长。



太仓公立医院病房外景

太仓公医院于1947年元旦正式开业，以其收费低廉，为病家减轻负担，贫病者还可享受免费优待，仅1948年4—12月的统计，免费门诊2189人，免费住院15人，金额达二千多万元，深受群众爱戴。



朱恺俦与沪太公路

陆 槐 清

解放前我在公路部门工作二十多年，起初只听说朱恺俦主办过沪太、锡沪公路，颇有点名气，但没有见过面。抗战期间，朱恺俦在重庆担任交通部西南公路管理局渝（重庆）筑（贵阳）段办事处主任时，我在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工作，经西南公路管理局局长薛次莘的介绍才认识他。当时交通部一些同事包括高级工程技术方面老前辈如茅以升、赵祖康、周凤九、薛次莘、徐以枋等许多人都称他“恺老”，我也以恺老叫他，渐渐和他接触时间多了，觉得他为人忠厚，工作踏实，不图个人名利，给我印象深刻，又是同乡，又谈得来，他大我十几岁，却成了忘年之交。

1980年左右，我参与全国公路史编辑工作，有机会审阅有关沪太、锡沪公路的资料，才对这两条路知道一些情况。

沪太公路确是我国公路史上第一条民办的公路，举办时间很早，北洋政府时代，我国公路还处在萌芽时期，中央和地方还没有专职管理机构，有识之士中学习道路工程的风毛麟角，对公路的勘测、施工、养护一系列专门技术，还没有人作过系统地研究，筑路材料、向外国选购车辆，特别是运输管理等方面，既没有成规可循，更没有现成模式可资仿学，加上筑路经费筹集、桥梁涵洞的设计、沿路车站电讯等设施的兴建、驾驶人员的培训，这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摸